

满文本《清文汇书》《清文补汇》《清文总汇》关系探究

□ 朱志美 古籍馆少数民族语文组

有清一代,在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下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满文”,并不断地加以改进规范,满语作为“国语”在清代大力推行,而随着满汉文化逐渐深入地交流融合,满语文的使用范围、频率逐渐缩小,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亦不乏清朝皇帝及一些士大夫对推动满语文的使用、发展及传承做出了不懈地努力,编纂并传世多部满语文辞书可供后学使用。

这些辞书中很多大部头的乃官修辞书,开创体例之先河,成为其后辞书编纂的模板及基础依据。另有大量的民间有识之士私修的各类满语文辞书,以坊刻本面世,流通实用性较强。

追溯满语文辞书的源头就不得不说到《大清全书》,此乃清代刊行的第一部大型满汉对照辞书,作者是一位汉族人士,名曰沈启亮。此书乃其个人编纂,首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存世者皆为坊刻本。该书“照字汇之法,编集诸清字”,全书按照满文十二字头编排,为音序词典。后于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皇帝《御制清文鉴》问世,这是一部官修百科性质的大型分类辞书,成为后继众满文辞书编纂分类的蓝本。其后又有众多满文辞书相继问世,虽各有特色,但大多离不开此两种辞书的影子。

在众多满文辞书中,有三部辞书的编修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即《清文汇书》《清文补汇》《清文总汇》。

顾名思义,《清文汇书》为满文词语的汇集,《补汇》则为增补汇集,而《总汇》则是将前两者汇总而得。那么下面就具体探讨一下此三种辞书之渊源。

三种书前都有序言,透过这些序言可以清晰地看出每部书成书原因、编纂理念及三者间的相互关联。

《清文汇书》序言中讲到:“……圣祖仁皇帝文武圣神,包罗万象,复于万几之暇御制《清文鉴》书,颁行天下……特开恩科取士,凡习清文者,既不令其荒废……况清文为经国要书,凡一切章奏纪纲法度莫不条分缕晰,固可忽乎?延基一介庸愚,洗心涤虑,恭读《清文鉴》书,弥觉圣学渊深,无所不备,深愧世受国恩,惭无寸补,惟有夜思晨诵,谨按十二字头挨次译注,冀竭其一得之愚,以备恭考,寒暑无闲,八载于兹,其中口头成语,虚实口气,不惮繁冗,详细记载,汇成全册,要皆考之成书,钦遵圣训,以为习学家之津梁,名之曰《汇书》,则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但其中至理无穷,犹恐内多阙略,不无亥豕之讹、似是而非之诮,尚冀博雅君子多方惠教焉。乾隆十五年端阳月端阳日京都李延基序。”

《清文补汇》序言曰:“……《清文鉴》一书,分门别类,言博注详,诚为集国语之大成,圣漠洋洋,嘉惠学者,至己后有李氏敬遵是编,纂辑《清文汇书》,以各类清语分隶于十二字头之下,以汉字注释之,亦颇简便,易于翻阅也。今恭读我皇上《钦定增订清文鉴》续入数千言,复附以对音汉字该括精微,字音兼备,令人捧阅了然,咸奉为不易之准则……

惜《汇书》已作于前，于钦定续增之语未能补入，则后之览是书者固不无缺略不全之叹矣。愚不揣固陋，谨遵《御制增订清文鉴》内新定国语及新旧互相改易者，并有曾经钦定他书中翻用清语而《汇书》不载之字句，共集有七千九百余言，照依《汇书》规模续编一册，名之曰《清文补汇》，其注释不拘繁简，要皆就人所易晓者注之，区区私心，欲借以稍补《汇书》之未备云尔……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丙午孟秋宗室宜兴序。”

《清文总汇》序言曰：“……李氏延基者纂辑《清文汇书》十二卷，宗室宜兴又补集未载之句七千九百余言，共八卷，名曰《清文补汇》，此二书于学习清文良有裨益。岁月既久，原版字迹模糊，深恐不免亥豕之讹，因属八旗翻译总学教习志宽、培宽，令肄业诸生端楷妥缮，复加详校，合订二书为一编，名曰《清文总汇》，洵可为学习清文之迷津宝筏云，剞劂告成，敬志数语于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谷旦宗室祥亨识。”

三种辞书可谓一脉相承，《清文汇书》乃编者李延基以康熙帝《御制清文鉴》为基础，收词略多于它，体例上与《大清全书》相同，即以满文十二字头统领全书，每个满文词汇皆以汉字加以注释，历时八载而成，书中所载重要清文皆考证于成书，准确性高，口头成语及虚实口气皆详细记载，很大程度上为后学保留了珍贵的早期满语口语资料，并且有些词语的注解详细地反应了清早期满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非常接近生产生活，一些场景读来跃然纸上，这也堪称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清文汇书》成书后，因其所收词汇丰富，加以生动的汉文注释，且十二字头的音序编排方式更便于查阅利用，故而在之后的悠悠历史长河中始终为人所用，并不断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增减完善。该书共十二卷，为私修典籍，存世皆为坊刻本，已知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京都中和堂刻本、乾隆十六年京都黎照阁刻本、乾隆十六年京都英华堂刻本、嘉庆十一年（1806）京都双峰阁刻本、嘉庆二十年京都四合堂刻本、清三槐堂刻本、清师礼堂刻本^①等，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然该书成书时间说法不一，有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说法，亦有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的说法。而笔者所见版本序言落款为乾隆十五年，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清文汇书》序言所落乾隆十五年中的“乾隆十五”四个字较原刻字体细小，四字却仅占原板的三格，存在书坊剽改年次的问题。而《清文总汇》在收录李延基原序时只落款为：端阳日京都李延基序，未加有时间，是否亦觉得此序言时间存在问题，故而并未写明时间呢？然而康熙年间和雍正二年成书的提法分别依据何处，笔者因未能见到相关版本不得而知，有待日后有机缘进行考证。

至乾隆三十六年，以康熙帝《御制清文鉴》为蓝本，乾隆帝对其进行了翻译、增补、修订，形成了《御制增订清文鉴》，进一步规范了满语文。《清文补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乾隆五十一年应运而生。因《清文汇书》成书于《御制增订清文鉴》之前，故不存后书中续入之语，这就会给后学利用者造成缺略不全的困扰，因此宗室宜兴在《清文汇书》的基础上，将《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新定国语及新旧有异之处加入其中，形成了共八卷的《清文补汇》。《补汇》中释义的增减、改变、规范等都清晰标注，并用○或△或文字说明其改变出自《增订清文鉴》还是《增订清文鉴补编》，亦或是曾经钦定他书中翻用清语而汇书不载者等情况。《补汇》中所载词汇多见于成书及发抄之话，用于翻译清文、说清话均可通用，但是注有见旧清语者，则是出自《实录内择出旧清语》一书，这些词是清早期口耳相传之言，

^①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68—70页。

只适用于口语，而不能直接用于书面翻译。

至此，利用者同时翻阅《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则能相对全面地学习当时的满语词汇了。但同时对比翻阅两种辞书肯定多有不便，并且此二书年岁久远，原版字迹模糊，故而《清文总汇》应运而生，将二者合订为一编，以便利用。

三种辞书的作者也值得一探。《清文汇书》作者李延基，乃京师汉军旗人。无独有偶，清代刊行的第一部大型满汉对照辞书《大清全书》编者亦是一位汉族人士，满汉文化的交融可见一斑。

《清文补汇》作者宗室宜兴。从作者的身份可以看出，《清文汇书》不但在民间满语文学学习者当中流传甚广，在宗室中也在普遍使用。宜兴也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他编纂的存世典籍还有满汉合璧《庸言知旨》、满汉文《听竹堂敬事录》等。在《听竹堂敬事录》开篇辑录了一篇宜兴于乾隆五十一年所写满文序言，从序言中可知宜兴的部分履历，他先考取笔帖式，继而补放司员，又因办理泰东陵孝圣宪皇后之陵议叙，升补为太仆寺少卿，陆续迁至盛京礼部侍郎等职。

《清文总汇》乃宗室祥亨属八旗翻译总学教习志宽、培宽，令肄业诸生端楷妥缮，复加详校编成。该书序言也正是祥亨所作。祥亨“满洲镶白旗宗室，其生平经历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有载，是清顺治帝第二子裕宪亲王福全后裔。他曾莅任山海关副都统、察哈尔都统、荆州将军等职……其中，祥亨任荆州将军一职最久，从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连任17年，后因病解职，光绪三十年病逝于北京。祥亨生平的一大事迹便是完成了由其前任荆州将军希元首倡的《荆州八旗驻防志》，这是有关荆州八旗驻防的重要史料”^①。祥亨所作《清文总汇》序言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正是其任职荆州将军期间，可见祥亨在任时对满语文的传承及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祥亨本人清文水平造诣也较高，曾给皇子教习清文。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档案中有相关的记载^②：

祥亨在教习大阿哥清文谕旨内缮作清文谕达事奉旨单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六日

查同治年间尚书爱仁等均系奉旨在弘德殿教习清文，此次派出祥亨在弘德殿教习大阿哥清文，谕旨内是否缮写教习清文，抑缮作清文谕达，伏候命下，钦遵缮写。谨奏。

奉旨：缮写清文谕达。钦此。

着荆州将军祥亨以都统候补充大阿哥清文谕达事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本日召见之前，荆州将军祥亨着以都统候补充大阿哥清文谕达。钦此。

从私修《清文汇书》的作者李延基，一位汉军旗人，到《清文补汇》的作者宜兴，一名宗室成员，虽有官职在身，但编纂此书仍是私修行为，至《清文总汇》由荆州将军祥亨属人编纂成书刊刻，乃官修行为，此三种辞书完成了由私修到官修的蜕变，最终留给后人学习满语文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做一个大胆的设想，《清文总汇》是在祥亨的属意下成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刊行，那么祥亨在光绪二十六年充大阿哥清文谕达时，

^①王鸿莉：《兴学女旗人继识一事迹考》，《满语研究》2017年第2期，115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大阿哥溥儀档案》，《历史档案》2021年第1期，40页。

《清文总汇》是否会成为其给皇子授课的教材之一呢？因未查到相关史料，仅做一想。

翻开辞书的正文，我们通过具体的几个例子对三种辞书内容之间的异同及关联进行探讨：

1. 《清文汇书》中 a si seme, 注为：胡乱闹貌。

《清文补汇》中 a si, 较《清文汇书》中少了 seme, 注为：赶逐鸡雀声，本旧话，乱闹状，今改此。该词前标有○，表示其改变出自《增订清文鉴》。

《清文总汇》中 a si seme, 与《清文汇书》中一致，而其释义则与《清文补汇》中一致，为赶逐鸡雀声。

在现代出版的《满汉大辞典》中 a si: 逐鸡鸟声，a si seme: 逐赶鸡雀状。^①二者的区别即刻展现出来：a si 表示驱赶鸡鸟的声音，而加上 seme, 则代表驱赶的样子。那么《清文总汇》中用了加 seme 的词组，与《清文汇书》中一致，释义却选择了与《清文补汇》中一致的赶逐鸡雀声，而不是赶逐鸡雀状，不是十分准确。

2. 《清文汇书》中 a ta seme, 注为：赶鸡雀声。

《清文补汇》中 a ta, 较《清文汇书》中少了 seme, 注为：乱闹状，本旧话，赶逐鸡雀声，今改此。该词前标有○，表示其改变出自《增订清文鉴》。

《清文总汇》中 a ta seme, 与《清文汇书》中一致，而其释义则与《清文补汇》中一致：乱闹状。

《满汉大辞典》中注：a ta seme 与 a si seme 同。^②

需注意的是《清文汇书》中用了加 seme 的词组，可释义却是用以形容声音的赶鸡雀声，而《清文补汇》中没有 seme, 释义却是形容情状的乱闹状，至《清文总汇》词组加了 seme, 解释为乱闹状，词形与释义才完全吻合。

综合 1、2 来看，这三种满文辞书在细节方面还是有些出入，不是十分准确，同一种书同一问题也存在不统一的现象，我们在利用时还要加以斟酌取舍。

3. kolame arambi, 《清文汇书》中无该词。

《清文补汇》中录有该词，注为：明明白白的写下记着，见旧清语。说明该词组出自《实录内择出旧清语》一书。

《清文总汇》与《清文补汇》记载一致。

4. 《清文汇书》中 ko, 注为：流水窟窿。

《清文补汇》中无此词。

《清文总汇》与《清文汇书》记载一致。

综合 3、4 来看，当《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只有一种书中出现的词条，《清文总汇》则照录该词条。

5. kofori fuyan, 《清文汇书》中无该词。

《清文补汇》中录有该词，注为：泡黄，颜料名，二十七年五月阁抄。说明该词出自内阁发抄。

《清文总汇》中 kofor fuyan, 释义与《清文补汇》中一致。

^①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年5月修订本，1页。

^②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1页。

《满汉大辞典》中 *kofor seme*: (食物从里面) 烂软的。*kofori fuyan*: 泡黄: 一种颜料^①。

可见《清文总汇》中词形出现了错误。

6. *kofori efen*, 《清文汇书》中无该词;

《清文补汇》中录有该词, 注为: 蜂糕;

《清文总汇》中 *kofor efen*, 释义亦为: 蜂糕。

《满汉大辞典》中 *kofori efen*: 蜂糕^②, 与《清文补汇》一致。

综合 5、6 来看,《清文总汇》应是将 *kofori* 一词误写为 *kofor*。

7. 《清文汇书》中 *koika fu*, 注为: 土墙。

《清文补汇》中注: 连草根带土挖起, 如厚砖形, 以之垒砌之墙, 以乱干草和泥堆垒之墙, 与土筑的墙不同。本旧话, 今补此注, 其 *koika hoton* 亦如此垒者。

《清文总汇》与《清文补汇》一致。

可见,《清文补汇》对《清文汇书》中一些解释简短但容易产生理解偏差的词进行了补注, 让人更能准确理解该词与其他类似词的区别。

从以上几项对比可见, 无论《清文总汇》词形上是否与《清文补汇》中保持一致, 但在释义上完全遵照《清文补汇》。

三种辞书涵盖满文词汇数量之大, 以上只是大海拾贝, 列举一二, 有待日后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对比研究。

^①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8年5月修订本, 294页。

^②同上。